

資治通鑑

齊紀九
齊紀十

第七十三册

205
73
5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二	三	四	正
三	六	六	四	史
六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六	六	五	五
六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六	六	五	五
六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5
册 數	136 (73)
函 號	283 10

不許帶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高山崇

福宮上柱國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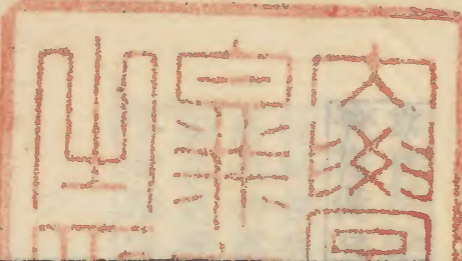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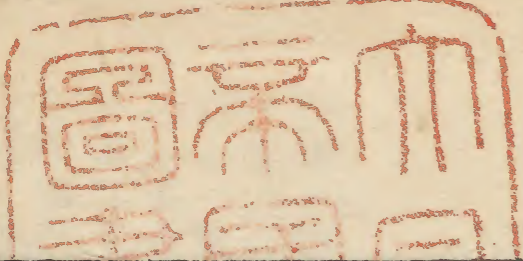
齊紀九 上章執徐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三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即還

殿西序寢 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朝直遙翻下同 自已至申百僚陪位

東昏侯



皆僵仆飢甚僵居良翻比起就會比及也禮記檀弓孟獻子比御而不入陸德明

經典釋文曰比比必利翻下比及同以此知比及之比皆音必利翻比近之比毗至翻兩音故自不同也

忽遽而罷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

叔業聞帝數誅大臣數所角翻下數遣同心不自安登壽陽城

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

南兖州事見上年意不樂內徙樂音洛會陳顯達反亦見上年

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護將兵救建康將即亮翻實持

兩端顯達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

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使疏吏翻衆論益疑之叔業兄

子植颺粲皆為直閣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

齊書裴叔業傳無粲

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颺余章翻說輸徐世擲

等以叔業在邊擲與標同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

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宗人同宗之人

也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

範至襄陽親人所親信者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

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復扶又翻下不若回面向北

不失作河南公言若降魏不失爵賞也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

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

蕭衍密呼諸弟而令裴叔業送家還都此亦華言耳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

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斷丁管翻則天下之

字皆作竝魏書傳云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北史颺下有瑜字

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

相處呂昌翻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

矣裴叔業之問蕭衍之報雖二人者所志有大叔業

沈疑未決沈持林翻沈疑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

質質音致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

新蔡弋陽等郡問以入魏可不之宐不讀日否真度勸其早降降

下同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

相應和和戶臥翻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

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

魏斤翻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

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驃音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叔業

為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

刺史封蘭陵郡公使疏吏翻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

丙戌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戌戌魏以彭城王勰

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壽陽自東漢以來為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治

所今復其舊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二千騎入

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

孫也楊難當氏王也宋元嘉中據魏兵未渡淮己亥

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

謀不定卒子恤翻前建安戌主安定席法友等北史

監工銜翻

通鑑卷之三十三

齊紀九 東昏侯

案楊大眼已見一百四十一卷

大眼已下七字宜移在彼注

案目錄庚午晦

案楊大眼已見一百四十一卷

大眼已下七字宜移在彼注

正光中羣蠻出山居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邊城郡
 治期思則建安戍亦當相近隋改期思縣為殷城縣
 取縣東古殷城為名至我宋建隆元年改殷城
 為商城避宣祖諱也後省為鎮入光州固始縣
 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裴叔業本河東人席法友
 安定人不同州部蓋並
 僑居襄陽遂為鄉曲
 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
 於植處昌呂翻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
 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
 為兗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
 史軍主京兆王世弼為南徐州刺史巴西民雍道
 晞聚眾萬餘逼郡城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之閬州即其地也雍於用翻巴西
 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

奉伯帥眾五千救之

帥讀曰率

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

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

勝履險非完策也

完全也言非全勝之策涪音浮將即亮翻下同

不如少緩

更思後計

少詩沼翻

奉伯不從悉眾入山大敗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

屏除出琅邪城送之

蕭子顯曰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上之金城永明徙治白下

屏必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

圍內即屏除長圍之

內也騎

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

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

峴戶

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

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自交州入朝至今猶帶交州

刺史蓋以其阻險不庭逼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

帥眾萬餘屯死虎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

宋明帝泰始三年劉劭破劉順驃騎司馬陳伯之將

於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

水軍沂淮而上上時以逼壽陽軍于碭石壽陽士民

多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

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

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

彼此要衝魏兵南來齊兵北向建安得之則義陽可

圖不得則壽陽難保魏得建安則西南可圖義陽齊

魏書世宗紀丙申己亥並係四月廿七日己亥晦

斷魏援東臨壽陽則壽陽難保魏州治義陽若增建安之兵北

略面縛出降降戶己亥魏皇弟怵卒怵他崔慧

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閣將軍密與之約約為

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

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三帝高帝武帝明帝也當顧

託之重明帝遺詔慧景與劉俊蕭惠休同心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

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

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

城崔恭祖為慧景平西司馬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

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

二日即收眾濟江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

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誅事見上詔令離昏寶玄

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

守城使疏吏翻將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

鎮京口戚姓也姓譜衛大夫食邑於戚因以為姓漢有戚夫人又有臨轅侯戚繼助鎮者助道玄

守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衿典籤呂

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

惺分部軍眾惺署寶玄乘八擗輿擗古郎翻又居浪

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輿輿不惟不蓋蕭子顯曰輿車形如輶車下施八擗人舉之字林曰擗擗也

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

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驍堅堯翻

齊書明七
王傳麾下
有幡字

騎奇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

遏朝直遙翻斷音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

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

軍射而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僮善戰又

輕行不爇食僮助庚翻爇即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為

軍糧舫甫安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

軍不復得食復扶又翻下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

降戶江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

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

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

孫也

王誕見寵信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從才用翻

慧景至查礪

查礪戶經翻

竹塘人萬副兒

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來投慧景

說慧景曰說輪今

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空從蔣山龍尾上

出其不意耳

築道陂陀以上蔣山若龍尾時掌翻

慧景從之

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

即湖頭所築壘中也鼓叫者既擊鼓又叫呼也柳臺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鼓叫即鼓譟也

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

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

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

左興盛今從傳

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

樂游苑在玄武

湖南樂音洛

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

亦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

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

秦淮渚也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

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蘭臺御史臺也守衛尉蕭暢屯南掖

門處分城內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隨方應拒眾心稍安慧景稱

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為皇太后海陵之廢

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明帝永泰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

欲殺之而中止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陳顯達與弟永

反帝復召之故昭胄懼禍而逃難乃旦翻

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宋白曰永新縣本漢

異本王下
有疾字齊
書武帝十
七王傳紀
事本末竝
同

廬陵縣地吳寶鼎中昭胄子良之子也竟陵王子良立永新縣屬安成郡武帝次子

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寶

明帝之子昭胄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大宗故慧景意向之猶豫未知所立竹里

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

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

功多不從言費功力為多也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好呼

義亦理也佛理諸有皆空之說解曉也音戶買翻頓法輪寺對客高談客謂何點

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懿將

壽陽屯小峴將即亮翻峴戶典翻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

使疏吏翻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帥讀日率自採

齊書崔慧景傳多作方此取南史

異本火城間有臺字二書及紀事本末同

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城中臺城中也

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斷音短西

岸兵謂蕭懿兵入援自江西來也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

不從降戶江翻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

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軍中事藝高強者南岸秦淮南岸也懿軍昧旦

進戰數合昧旦天微明之時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

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開朱雀桁以斷懿兵阻秦淮水為固恭祖

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

驍將劉靈運詣城降崔覺以是日敗恭祖等以其夜降伎渠綺翻驍堅堯翻眾

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

齊書無靈字此取南史

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為于偽翻為城中出盪

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秦淮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

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蠓浦

從才用翻為漁人所斬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

景於廣陵起兵襲京師壬子左興盛督眾軍寶玄以

京口納慧景乙卯王瑩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

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酉慧景棄眾走死

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

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

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

右余文興說之曰江劉徐沈君之所見今擁強兵北

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

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

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

口雖相和心實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

慧景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至遂據其

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

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

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

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澄沈佚等謂寶玄

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脣齒忽中道立

異彼以樂歸之眾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

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慧景停二日便率大

眾一時俱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

慧景領大都督為眾軍節度又云時柳澄別推寶玄

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

所立此聲頗泄澄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單馬

至蠓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

蟹浦戍斬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

襲得其城而據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

寶玄柳澄豈能別推又榮之既云漁人又云為戍自

相違錯今以頭內鮑籃擔送建康鮑即由翻鮑魚今

並從齊書

東昏侯

鮑即由翻鮑魚今

並從齊書

東昏侯

鮑即由翻鮑魚今

並從齊書

東昏侯

鮑即由翻鮑魚今

並從齊書

東昏侯

鮑即由翻鮑魚今

並從齊書

東昏侯

鮑即由翻鮑魚今

並從齊書

東昏侯

鮑即由翻鮑魚今

皆有之春二月時人取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恭祖

後人不甚食謂之楊花鮓鮓所以盛鮓者

繫尚方少時殺之少時言不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

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東城即東府城士民多往投集

往投寶玄而集於東城也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

朝直遥翻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昏暴之君豈無

一言之幾乎理東昏侯此語是也復扶又翻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

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

晉志曰鼓按周禮以譟鼓鼓軍事角說者云崑尤氏帥臆魁與黃帝戰于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遣人謂寶玄曰士卒思歸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

汝近圍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處昌呂翻點

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何點門世信佛齊朝累徵不就

從弟道以東籬門園居之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

故為慧景逼召往赴其軍如音點若不誘賊共

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茹音點若不誘賊共

講未易可量言何點若不與慧景講義則慧景日以攻城為事安危未可量也誘音西易以

鼓翻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點胤之兄也胤何

音良隱於會稽若邪山蕭懿既去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

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復扶又翻五月乙巳詔以肅

為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己

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夏戶雅翻壬子大赦六月丙子

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

異本義上
有佛字綱
目同南史
何尚之傳
云惠景性
好佛義又
云終日談
說不及軍
事案何
點已見一
百卅五卷
八葉表點
胤之兄也
五字空刪
異本峴
下有魏字

齊紀九 東昏侯

據世宗紀
太上宜有
癸未二字
紀蠻下
有魯字蠻
傳同據
齊書本紀
乙丑以下
一段宜移
在五月壬
子條下

三司賞取壽陽之功也

太陽蠻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附

於魏太陽當大陽

魏置四郡十八縣

乙丑曲赦建康南

徐兖二州

崔慧景自南兖州還兵而南徐州之人從之進圍建康而建康之人又多從之既大

赦而誅縱失實故又曲赦三處

先是崔慧景既平

先悉薦翻

詔赦其黨而

嬖倖用事不依詔書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無罪而家富者皆誣

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

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

咺呪晚翻惡如字不善也

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

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

驍騎將軍徐世擿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

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

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擿世擿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

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

儂吳語我也茹音如

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惡烏路翻

遣禁兵殺之世擿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

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

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

前漢書匈奴傳

日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注梅蟲兒俞靈韻為阿

丈人尊老之稱阿烏葛翻下同

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

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

異本兒下有及字南史恩倖傳及綱目紀事本末皆同

啟上而多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

口被皮帝數往諸刀救家游宴數所角翻時人謂捉

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周禮注奄

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曰奄於檢翻劉曰號為佞子

於驗翻徐曰於劔翻今讀作闔音於炎翻翻狂也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

下之朝直遙翻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

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懾息猶言惕息也

詆丁禮翻訶虎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言盡

何翻懾之涉翻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

於其隣國稱制於其鄰魏主遣使責而宥之使疏

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是年春

壽陽敗退今再攻之冠古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

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勰音協將即

伯之防淮口甚固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永去

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上時掌以水牛挽

之水牛形力倍於直南趣淮趣七下船即渡適上南

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

恐洛陽難可復見守壽陽而援兵不至其心不意卿

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

若如教旨諸王與任專方州者皆得乃是與殿下同

異本潛下有進字魏書傳永傳同

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外秋八月乙酉魏部

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分扶問翻水經淮

肥水自黎漿北過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于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於肥口以逼壽陽也

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

魏壽春縣自漢以來為淮南郡治所史言魏遣鎮南

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魏還

洛陽魏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中山定州

命魏刺史定州今年春赴壽陽故乞魏主不許以元英

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

持節代之 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出市里遊

案目錄八月戊辰朔

無甲辰本紀辰作申甲申先乙酉一日

御覽偏霸部引齊書

火上齊書字注東

西二字互位

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謂不敢輒開後宮門比及開死

者相枕比必利翻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

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

是營後漢張衡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帝乃大

起芳樂玉壽等諸殿樂音以麝香塗壁麝狀如小麋

山之陰多有之陸佃曰商洛山中多麝所遺糞常就

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迹它所慮為人

所獲人反以是蹤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麝絕愛

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

其香就繫且死猶拱四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

足抱其臍麝神夜翻 夜達曉猶不副速副稱也後宮服御極選珍

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復扶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

津阪孝純
稽古餘筆
云西域記
曰伽藍有
女子姿貌
過人唯脚
似鹿仙人
政養之其
所路地跡
皆有蓮花
又見報恩
經云此
其故實稱
妃比神女
也

據世宗紀
九月下左
有乙丑二
字

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猶不能足

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

華也華讀又訂出雉頭鶴髦白鷺縷訂丁定翻平議

賦民為訂蓋取平議而賦之義雉頭上毛細而色

紅鮮如錦晉程據緝以為裘鶴髦鶴翎毛也白鷺縷

鷺頭上毛也鶴髦縷皆取其潔白詩疏曰鷺水鳥

毛白而潔頂上有毛純然此即縷也爾雅釋名曰

鷺春取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鷺縷陸機曰鷺頭上有

毛十數枚長尺餘純然與眾回翻嬖倖因緣為姦利課

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為人于偽

同見賢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重直用

孟翻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高翻

再也

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

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

隄所謂大隧即黃峴關直轄冥隄乃武陽平靖二關

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

寨嶺郡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

里魏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

新息廣陵城以益宗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關南陰

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

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屬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

寧縣有長風鎮懷寧漢皖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

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子陽等敗還考異曰此一

以懷寧蠻左名縣也事齊書紀傳皆

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

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傳蠻帥田孔

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

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

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

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東昏侯

直隄宗二百里三

紀九

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說輸芮翻誅賊之後則有不賞

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直朝

遙翻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使之廢

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

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

無民必生後悔謂官爵雖高而兵權去已必將束手就死長史徐曜甫苦

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

衍暢融宏偉秀愴恢愴徒敢翻懿以元勳居朝右暢

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謂

臺城門而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

異本苦上有亦字南史梁宗室傳及綱目紀事本末皆同

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謂隆昌廢鬱林王也嬖卑義翻

又博計翻茹音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

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

叛走尚書令邪史言蕭懿忠於齊室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

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

廷憂之雍於用翻時以襄陽為雍州治懿弟姪皆亡

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史言人心皆為唯融捕得誅

之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

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好呼到

洛幹用也謂臨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遺詔見上復

為世宗所留

謂出當方面復入為司徒錄尚書也復扶又翻

總每乖情願常

悽然歎息為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

記曰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注云折旋曲行也

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

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

亦無情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

謁史言彭城王勰為魏宗室諸王之秀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

桓暉入寇拔下竿戍下竿戍在河北直襄陽東北竿側百翻又在各翻歸之

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泰豫元年桓誕降魏初帝疑

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為衍

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使為刺客刺七亦翻

世宗紀暉作道

齊書本紀王茂作王茂先此取梁書紀傳通鑑目錄亦作王茂先或作王茂

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

卿見圖今日閉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

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艦戶植退謂紹叔曰

雍州實办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以易

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峴

相持慟哭而別各盡力於所事恐不及懿

死行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

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宅謂州宅也考異曰

睦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令

腹心鄭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即禡

心按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豫告以大事茂亦

南史梁武帝紀云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此從梁書紀梁書呂僧珍傳辦下有眾軍將發四字

安能便響茂天生之子王天生事齊高帝攻袁粲見應今不取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年元慶遠元景之弟子也諸柳雍州豪人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

牙集眾考異曰齊帝紀十二月梁王起義得甲士

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遭翻出檀溪竹木裝艦

葦之以葦事皆立辦諸將爭櫂呂僧珍出先所具者

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榜與櫂同僧珍具櫂事見上

張櫂耳安能給三千艘邪每船是時南康王寶融為

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南康王以西中郎將

為鎮荊州穎胄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

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守式又翻就穎胄兵使襲襄陽

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州謂

官屬府謂西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書宣布此

中郎府官屬翻雍於衍因謂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襄陽被

習兵故荆加以脣亡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

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復扶又翻

復復不州復况以昏主役刀救之徒哉穎胄得書疑

未能決山陽至巴陵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

立巴陵郡時屬郢州今岳州即其地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

南康王友穎達王國官有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

具本雖下有使字胄得聞有等字並紀事本末同

齊紀九 東昏侯

案用兵二
句蜀馬
之言見魏
紀二文帝
黃初六年
胡注以為
孫子者誤

梁書南史
武帝紀開
作問御
覽兵部引
南史判作
必紀事本
末同具
本持作馳
二書紀綱
目紀事本
末皆同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魏紀

七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孫武子兵法有是言近遣天虎往荊州人

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今段猶云今來一段事也止有兩函與行

事兄弟行事兄弟謂穎胄穎達云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虎口具所以疑

之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蓋天虎之行亦未嘗以一語屬之天虎是

行事心膂據穎胄傳天虎穎胄親人故云然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

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判

也嫌疑也貳持兩端也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

持兩空函定一州矣蕭衍舉事於襄陽智計橫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豈老邪抑

天奪其山陽至江安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縣屬南平郡水經注江安即公安晉

平江以南郡為南平郡治焉以吳之南郡為南平郡治焉遲回十餘日不上江

安至江陵派江北上而後至上時掌翻蕭穎胄大懼子顯齊書曰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

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

參軍柳忱閉齋定議定議以決其所從忱氏王翻闡文曰蕭雍州

畜養士馬非復一日畜許六翻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

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

容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終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亦此意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

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

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

貴人莫不重足累息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累息而不敢出氣懼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魏紀

七

也之甚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

耳藉借也音慈夜翻獨不見蕭令君乎蕭懿為尚書令故呼為令君以精

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鄭世家太史公之言且雍州士銳糧

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冠古玩翻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

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宐深慮之蕭穎達

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誅詰旦詰去吉翻穎胄謂天虎曰卿

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

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

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

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入城也即

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降戶江翻柳忱

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為高武佐命功臣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

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改翻近詳求昏未之許也

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

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

都督前鋒諸軍事使疏吏下同下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

留諸軍事行謂東下之軍留謂留守之軍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

心委已眾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夬古邁翻及同郡中

東昏侯

齊紀九

異本無下
金字以下
資作充竝
齊書蕭赤
齊傳同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齊紀九

七

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
略每事諮焉穎胄夫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貨以助
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起寺穎胄為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
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
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
者一時驍銳之心驍堅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
十旬必生悔吝兵以氣勢為用者也且坐甲十萬糧
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
中息哉處昌呂翻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

案楊公則
已見一百
卅五卷卅
三葉背天
水二字空
移在彼

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
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
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數所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
楊公則向湘州使攻張寶積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
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
官乙亥荆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
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帥所詳密召之亶自建
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宐
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
時以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宐都十郡為宣城王國蓋以明帝自宣城王入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齊紀九

七

纂大統故假宣德太后令以是肇封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

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也須待主者備法駕奉

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說輸迎南

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

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

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

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蘭有國香人貴之艾

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無貴無賤同於死也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

碌碌受人處分者邪蕭衍此言已有代齊之心特權

翻分扶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

異本海下有誰敢不從四字梁書紀綱目並同

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僑

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為實土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

更事懦而不武將即亮翻其赤族空矣定天下者殆

必在吾州將乎州刺史當方面總兵權乃遣二子自

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帥讀

同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藍田縣漢

置僑縣屬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

河西因畱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于藍田絢祖穆

帥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於

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魏

改華山郡為宜城郡唐為宜城馮道根時居母喪帥

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馮道根鄆人鄆縣時屬

異本喪下有聞衍起兵四字陸

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行惔忱之兄也惔

甘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

澮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遣驍騎將軍

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

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荆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暨

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

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畱守魯山除驍

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

僧寄守魯山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山

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

本同

戊寅先壬辰十四日

本紀澮作繪本傳同

音錯

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

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繼立武寧郡屬荆

州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

漢郡縣地至我宋廢縣張冲待元起素厚眾皆勸其

還郢還郢州也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

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

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元起南郡即日治嚴上道

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是時西臺方遣元起向

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時掌翻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

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水經注白沙戍在

一本林作陵

通鑑卷之三十三

齊紀九 東昏侯

三

舜二妃廟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寶積懼請降降戶公

則入長沙撫納之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眾

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楊集始失國事見一百四十一卷明帝建武四年

年將即亮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皮

遺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

人降魏遺于季翻復扶又翻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集始降齊

魏人削其所授爵位而所領北秦州刺史則齊所授也今降魏魏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津藩石川之襲同校早崎勝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齊紀十 重光大荒落一年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

中興元年 是年三月始改元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

寶義為司徒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中興元年辛巳

司東昏侯以永元三年紀年騎奇寄翻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

相悉亮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

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去年楊公則取長沙戊申蕭衍

發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留弟偉

總府州事愔守壘城壘城者築壘附近大城猶今府

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莊丘黑蓋為衍既行州中兵及

儲侍皆虛以待用謂之侍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

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愔遣兵邀

擊於始平大破之齊分魏興郡東界郎鄉錫二縣地

郡治武當五代志曰浙陽郡武當縣舊僑置始平郡

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郎鄉縣守式又翻雍州乃安雍於魏咸陽王

禧為上相禧以太尉輔政位居不親政務驕奢貪淫

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惡烏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

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舊字衍執仗出入每出入烈

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闇音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

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惘然失志禧復

遣謂烈曰復扶我天子之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

意之所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

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索山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恒戶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一 和帝 二

魏書于栗
碑傳閣作
寢

遂稱疾不出

臥私第不出也

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閣

北齊左右

衛有直閣屬官有朱衣直閣直閣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

常在魏主左右烈使

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安早罷之自攬

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

大得人情不宐久輔政

勰音協

帝然之時將祔祭

宗廟之祭

春日祔祔余若翻薄也春物始生其祭尚薄

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

于忠語烈明日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

語牛倨翻見賢遍翻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質正也質明天正明也

帝命烈將直閣六十餘人宣

旨召禧勰詳衛送至帝所

將即亮翻

禧等入見於光極殿

光極殿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所起以引見羣臣見賢遍翻

帝曰恪雖寡昧忝承

寶曆比纏疴疾

魏主名恪見諸父自稱其名示謙挹也

丑刃翻疾也

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

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

還府司謂各歸公府司存

之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

南北務殷謂使

總北鎮中山南取壽陽因而守之也冲謙也虛也冲操謙虛之操

恪是何人而敢久

違先敕

先敕謂高祖遺敕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

今遂叔父高蹈

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

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

惟思也庚戌詔勰以

王歸第禧進位太保

進其位而奪之權

詳為大將軍錄尚書

事為詳以專恣得罪張本

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亡

案魏書世宗紀帝以太和七年生至是年方十九此云十六者誤

走出洛陽城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甄之人翻

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為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復扶

又翻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

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音茹

如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

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

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

從為後趙脩誅張本從才用翻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赦丁

巳魏主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見賢遍翻

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為司徒魏主引

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

與之彭城王勰字彥和事見上卷上年強其兩翻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

之必招物議乃以為司空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

軍長史王茂為江州刺史冠古玩翻竟陵太守曹景宗為

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

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

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

兵襲西陽武昌將即亮翻下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

至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

案目錄乙丑朔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齊紀一 和帝

城為犄角犄居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

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

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沔即漢也使郢城竟陵之粟

方舟而下安陸春秋郢子之國故曰郢城郢音云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郢城劉响曰郢

州長壽縣古竟陵也方汭也舟船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汭音桴江陵湘中之兵

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

以臥取之耳臥而取之言不煩力戰也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

里其地去郢城九里因以為名帥讀曰率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

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

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加湖在江夏灑陽縣界湖水自北南注江去郢

城三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

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雍於用翻夏戶雅翻衍築漢口城

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

魯二城信使使疏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蕭

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

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南康王開相國府故曰府朝朝

直遙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

難信易以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

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

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

異本頓作屯

異本中作州

梁書張惠紹傳信使作糧運此取武帝紀

據梁書劉垣傳時遷諮議參軍

傳食下有則字具本無先字傳同

者屬路劉坦傳先嘗在湘州蓋客游也屬之欲翻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

郡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發民運租米三

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

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南堂在郢城南北蓋射堂西近江渚田安之

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曲水故城蓋郢府官僚被禊之地在城東丁

酉張冲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

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張冲自輔國將軍進征虜將軍以程茂為長史

驍堅堯翻奇寄翻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考異曰東昏紀云

丁未南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改元大赦始

元為中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

齊書本紀廟下有及

字此取蕭赤斧傳

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

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寶義寶源

寶寅皆在建康遙授之耳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

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涪音

浮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

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

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賣翻勞力到翻寧朔將軍新野庾

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武王伐紂諸侯畢會至于

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

率加黃鉞孔安國曰黃鉞以黃金飾斧帥讀曰率下

案目錄三月乙未朔無乙酉乙當作己案庾域已見一百四十卷九葉表新野二字玄刪

同 夫返西臺江陵在西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

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橫絕流而

渡曰亂詩云涉渭為亂舸苦我翻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

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

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

不敢出不敢出戰也諸將欲攻之衍不許衍欲持久以全力弊郢魯二城

魏廣陵惠王羽通於貞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為俊

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魏主既親政事嬖倖

擅權王公希得進見見賢齊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

帥所類翻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

異本氏主作氏王

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氏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

等謀反會帝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

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長知兩翻乞伏馬

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說式芮翻天子必北走桑乾

謂北歸平城也平城魏故都乾音干殿下可斷河橋為河南天子斷丁管翻

眾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

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即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

祖薛魏孫與禧通謀當是時馮太后所幸宦者符承祖已死此又別一符承祖後魏

孝文帝太和九年初置直齋直寢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弒

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癩音賴惡疾也魏孫乃

和帝

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

幾幾居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

留守京城守式計防邊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

觀之騎奇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

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

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華林園魏明帝所築

芳諱改曰華林園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

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洪池即漢之鴻

十里田廬曰墅今人謂之別業晉人以遣劉小苟奉

啟云檢行田牧行下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

赤衣欲殺之小苟因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

殿下集眾圖事見意而停言意趣已發見而恐必漏

泄今夕何空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

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

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

囚徒矣于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將

亮翻賁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濟洛

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華林都亭蓋在

帝面詰其反狀詰去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

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

魏書獻文
六王傳十

齊紀十
和帝

餘作數十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七

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雜色補官不入品者謂之流外官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

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

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

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陸截以傳孝文於受內禪之初福澤及其子至

是其子敗矣勰音協賑津忍翻琇音秀朝直遙翻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

疎忌宗室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

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胄瓚古穎胄回翻

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此西陵峽口也在安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

與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任音玉東昏侯遣軍主

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注巴水出

盧江雩婁縣之下靈山亦曰巴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

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勞力到翻齋

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

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

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沂漢水而上至漢中

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控引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

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

沔路搯吾咽喉搯於革翻咽因肩翻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

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

本紀子陽等救郢州係七月三作二此取梁武帝紀

齊紀十 和帝

知機一說士足矣

說翰芮翻

脫距王師

脫或也脫者未可必之辭

固非

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

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滅萬人糧

儲稱是卒無所出

稱尺證翻卒讀曰猝

脫東軍有上者

上時以掌翻

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

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

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

卷讀曰捲

西陽

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

舉事欲清天步

天步天路也詩云天步艱難

况擁數州之兵以誅

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

武帝紀上兩作一綱目同

紀無輩字

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

策

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

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

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

蕭穎胄時

為西臺尚書令蓋加號鎮軍將軍為于偽翻下佑為同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

武湖水出江之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今謂之沙武口張舜民曰武口在陽羅洲西北十餘里距汴京纔

十八驛二廣湖 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

期等屯白陽壘

時築壘於白陽浦

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

考異曰梁韋叡傳作茄湖今從齊梁帝紀

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

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

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

考異宏在四葉背

山復扶又翻下篋復祐復同助防者使之助城主防

守因以為稱樂祖即去年張冲所遣助房僧寄者張當作孫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

盧陵民脩靈祐為之聚兵得二千人襲盧陵克之內

史謝篡奔豫章篡蘇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

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盧陵

太守以穎孚為盧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

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南康今

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篡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

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為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

餘眾攻謝篡篡敗走東昏侯作芳樂苑樂音山石

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

之時方盛暑隨卽枯萎朝暮相繼言徙樹竹者又於

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禪販禪益也買賤賣貴

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

妃則予杖予讀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大荆

也俗謂之黃荆以為箠杖荻之實中者以又開渠立

塼身自引船塼徒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好呼到翻

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

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樂音洛先時為鄉不許

嗔昌真翻怒也

和帝

齊紀十

和帝

和帝

和帝

數出數所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

菰為高宗形菰音孤雕胡也一名北向斬之縣首苑

門縣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

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昭胄昭穎投慧景

新縣屬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閣桑偃為梅蟲兒軍副

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

尚書左僕射護軍許之以僕射時軍主胡松將兵屯

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須待也以帝昏狂斥

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將即昏人必還就

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

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

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

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

吏於麝騰中得其事騰徒登翻囊可帶者曰騰山沙

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

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

秀直閣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晉孝武帝僑

淮南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郡鴻姓也姓

譜帝鴻氏之後或曰大鴻之後左傳衛有鴻聊黷雍

於用翻嬖甲義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

翻又博計翻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

齊書張欣泰傳明泰下有等十餘人四字

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

欣泰等使人懷刃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梓音如率所律翻

中梓蒲官翻梓以盛果及魚肉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

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

王寶寅建康王當帥城中將吏見力見力見在兵力也帥讀曰率見

賢翻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

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

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

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

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

齊書明七王傳二外

人上作之下作眾

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

尉臺城六門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去羌呂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上仗時掌翻射而亦翻

尉馳以啟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

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爾日猶言其日

也也上時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

掌翻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

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

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將即倂其餘眾而還還從亮翻

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乙巳柔然犯魏邊魯

山之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磯居希翻沙聚成磯水所漸浸日磯

齊紀十和帝

一本異本
竝戶作門
綱目及紀
事本末同

南史張沖
傳治中作
從事此取
齊書

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治直之翻蕭衍遣偏軍斷其走

路斷音短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降戶江翻下同己未東昏

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雍於是用翻是

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

萬口閉戶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流腫言毒氣流注而浮腫也近其斬翻

死者什七八考異曰齊張沖傳云死者七八百家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今從梁高祖紀及

韋叡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比毗至翻周禮五家為比取其

相連比而居也茂元嗣等議出降降戶江翻使張孜為書

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明帝時張沖為青冀二州刺史以房

長瑜為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

一以荷析薪畫一用漢書語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取守而勿失之義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

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

望亦恐彼所不取也詩曰高山仰止注云有高德則慕而仰之彼謂蕭衍孜不

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夏戶雅翻收瘞

死者而撫其生者瘞於計翻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

衍以為空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

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眾軍即日上海緣江至

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

畫如在目中郢魯未克蕭衍則違眾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既克衍遽督諸

魏書世宗
紀肅平侯
壬戌案十
戌晦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十四

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為圖畫者畫緣江可立頓
及次宿之地為圖使諸將按之以為進止上時掌翻

辛酉魏大赦

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

安國

縣漢屬中山國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命王奐死見

帝永明十一年武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

者不敢過記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

弗敢過也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暮而小祥再暮而

安之意禫徒感翻釋曰除服祭名然肅猶素服不

聽樂終身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灑陽沈約曰汝

太守治所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

南郡在潼口又為汝南縣晉未改為江夏縣荆湘記

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晉惠帝世立灑陽縣

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唯伺合其

鄉人討之昌既滅伺部曲以逆順有嫌求別立縣遂

從之分安陸東界立灑陽縣屬江夏郡灑書涉翻時

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子顯齊志司州汝南郡寄治

義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

主唐脩期攻隨郡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隨郡屬荆

光元年改屬雍州明帝泰始五年改為隨陽郡還屬

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齊曰隨郡五代志

隨州隨縣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為質於衍

司部悉平司部謂司州所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

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少詩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

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

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

武帝紀子
下有貞孫
二字紀事
本末同

齊紀十

和帝

七

是也

慧景既死江夏王寶玄併誅事見上卷上年夏戶雅翻

雖成敗異術而所

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織芥之屈尚

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

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無

識而罔之

以非道欺人謂之罔

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

陛下將何以應之哉

帥讀日率

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

冒陳江夏之寃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

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

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可未審

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

象魏闕也

其故何哉臣所以

不死苟存視息

人目不能視氣不復息則死矣

非有他故所以待皇

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

稷者反為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案

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

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

為陛下瞥然一言

瞥普蔑翻暫見也為于偽翻

知而不言不忠不

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

之驛使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

斬王天虎

以詐山陽事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

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謀孔矜

事亦見上

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

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

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南董謂齊南史晉董狐也崔杼弑齊莊公太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晉趙盾弟穿弑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載子亥翻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倦

倦之愚為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

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倦達貪翻惋烏貫翻下還嫁翻八月丁卯

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

夫張瓌鎮石頭監工銜翻瓌古回翻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

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

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

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恟許拱翻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

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幢傳江翻厚加賜與使說伯之

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卽就也說式芮翻下同伯之遣

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

此言意懷首鼠漢書田蚡曰首鼠一前及其猶豫

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降戶江翻乃命鄧元起

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尋

陽郡治柴桑五代志曰江州湓城縣舊曰柴桑杜佑曰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衍與諸

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今江州德化縣六朝之尋陽也伯之收

兵退保湖口湖口彭蠡湖入江之口也今江州湖口縣即其地留陳虎牙守

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瑀選須綃翻伯之

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毛晃曰匈

匈喧擾之意漢書高帝紀天下匈匈勞苦又匈匈謹議之聲荀子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匈匈漢書無音荀子皆思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丙子

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蕭子顯齊志江

州有南新蔡郡豫州有北新蔡郡以五代志考之北新蔡當置於今光州界父恭祖為鎮

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事見帝永明八年復音腹

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

案目錄八月癸亥朔無乙卯乙當作已

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

刺史魯休烈蕭瑱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

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

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

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眾尋自退散正須少時

持重耳上時掌翻良須兵力良信也兩弟在雍謂蕭偉總雍州

事愴守壘城也雍於用翻指遣往徵指謂上指徵徵兵也不為難至穎胄乃

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瑱辛巳東昏侯以

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左率左衛率也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安從事衍留

蕭赤斧傳蔡上有軍主二字紀事本末同

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驍堅堯翻與陳伯之引兵

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漢高帝委蕭何

寇恂以河內使給餽餉事並見漢紀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

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比必利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

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

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己亥魏

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

父栗磾以來于栗磾魏開國功臣磾丁奚翻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

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甲辰東昏侯以李

北史世宗紀三坊無三字萬下有五千二
字此竝取魏書紀據太武五王傳無三字為是御覽職官部引

北史有三字皇王部引後魏書萬下有五千二字

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

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

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冠古玩翻雍於用翻驍騎驥思將翻琕部田翻

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王廣之歷事高

武明三帝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

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瓚為司

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

克江郢也東昏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

前當一決騁丑郢翻茹音如須待也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為稱一決言一戰以

決勝負也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

紀事本末昏下有侯字陸本同

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

內日斬百餘人行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沈約曰晉武帝太康

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其治所蓋臨江濱金陵覽古云新亭去江寧十里丙辰李

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騎奇寄翻景宗始至營

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

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

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邏郎佐翻新亭城

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陳讀日陣衍至新林

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墩音敦陳伯之據

籬門陳伯之蓋據西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據陶弘景書板橋時屬江寧縣界按

板橋市今在建康府城之西江寧鎮北李居士覘知僧珍衆少帥銳卒

萬人直來薄壘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少詩照翻帥讀曰率僧珍曰吾衆少

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

越塹拔柵塹七艷翻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

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

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退嫁翻勝音升居士請

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

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衍諸弟亡匿於建康里巷

事見上年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

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

南史呂僧珍傳可勿作亦勿此取梁書傳御覽兵部引南史與梁書同梁書城上作守隅者三字綱目上復開有人字紀事本末同

武帝紀萬餘倒

寶孫持白虎旛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

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

鐵纏稍以鐵線纏稍把齊武陵王晃有銀纏稍將即亮翻陳讀曰陣下突陳同背蒲妹翻纏直彥翻稍色

角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

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

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帥所類翻直閣將軍席豪發

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

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

望之皆潰據齊書云朱爵諸軍望之皆潰蓋東昏侯自登朱爵門督戰也衍軍長驅

武帝紀而作以紀事本末陸本並同

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城

西門也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耳語附耳而語也降

戶江翻下同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

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安以爲慮復扶又翻語牛倨翻中竹

仲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行使伯倫

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誘音酉

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

卿安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蕭衍之使鄭伯倫此孫子五間

所謂因間也須待也復扶又翻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

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

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

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
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
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守式又翻考異曰齊帝紀與梁帝紀叙此事先後
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
次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
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
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射而亦翻幾居
依翻中竹仲翻東
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
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
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克

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

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

據梁書鄱陽王恢傳破墩即破岡在曲
阿界秦始皇所鑿也先悉薦翻墩音敦以為東北聲

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眾來降史言東昏唯孤
城自守使疏吏

翻帥讀
日率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

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景本名昷李延壽作
南史避唐廟諱改昷

為景通
鑑因之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

空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下酉以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初詳

欲奪彭城王勰司徒勰音
協故譖而黜之既而畏人議

已故但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

綱目徒作
空據于樂
碑傳作空
為是

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李延壽曰王遇本馮翊李潤鎮

羌其先為羌中強族自云姓王後改為鉗耳氏至魏宣武時復改為王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

公司徒長史于忠責遇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

衡王室阿衡謂如伊尹也鄭玄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以取平故以為官名所須

材用自應關旨關旨謂關上旨也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

也遇既踧踖踧踖昌六翻踧資昔翻踧踖踧恭而不自安之貌詳亦慙謝忠每

以鯁直為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

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分扶問翻若應

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成

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散悉宜翻

騎奇寄翻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為列卿令解

左右常在天子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

太府卿詳能以計疎于忠而不巴東獻武公蕭穎

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蕭穎胄以蕭衍東伐

所向戰克而已輔南康居江陵近不能制蕭瓚外無疾也瓚壬寅卒卒子夏侯詳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

古回翻疾也瓚教命密報蕭衍亦秘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愔

將兵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瓚及魯休烈

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眾望盡歸於衍

夏侯詳請與蕭愔共參軍國詔以詳為侍中尚書右

丞

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愔

乃以愔行荊州府州事豈特衆望歸行哉西臺之權又歸於愔矣愔徒敢翻又徒

濫翻使疏吏翻魏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帝定園

丘於委粟山今改之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過陸渾新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

陽縣南而北入于洛魏蓋立乙卯始祀於其上魏

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

卷讀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

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謂襄陽空虛也乃皇天授我之日

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

三萬直指沔陰襄陽在沔南水南據襄陽之城斷黑

魏書景穆十二王傳荒作驕綱目陸本竝

水之路

斷丁管翻水經注黑水出南鄭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

里英蓋謂得襄陽則梁州之路斷也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

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

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

章長沙此南楚也岷蜀之道自成斷絕若取荆湘則岷蜀趣建康之道亦絕矣

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建業窮蹙

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

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爽差也并吞無日

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

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

之會、宐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
 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
 去建康纔七百里、魏置揚州於壽春、見上卷上年山川水陸皆彼所
 諳、諳音烏舍翻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
 至、未易當也、分扶問翻、易弋豉翻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
 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
 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江為境、不待俟
 景之亂也、任音壬懷賀之子也、源賀禿髮、傳檀之、子入魏、賜姓源氏東豫州刺
 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

分為兩、謂西陽以西盡歸蕭衍、歷陽以下猶屬建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

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

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碁立孤存而已、

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易以豉翻

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宐、實須豫設、義陽差

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

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逕義陽縣、故曰義陽、差
 近淮源、淮源淺狹、魏人行師、以此地為利涉津、要

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謂若蕭衍平定江須乘夏水

汎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汎長知兩翻師赴壽春、須從義

陽之北、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謂義陽也在慮彌深

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度

洛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眾西擬隨雍

兩荆謂魏置荆州於穰城東荆州於泚揚州之卒頓

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

抗延頭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遣一

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

之必矣考異曰益宗傳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

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蓋元英又奏稱今

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

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

去羌授首之寇豈容緩荼若失此不取豈唯後舉難

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

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直寢因直寢益宗遂

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于赤亭宋有建寧

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為建寧縣屬西陽郡後復為

郡隋志黃州麻城縣舊置建寧郡又宋文帝元嘉二

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

注舉水自湖陂城南流逕赤亭下謂之赤亭水西陽

五水蠻赤天賜敗績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

亭其一也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赤

亭田益光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眾寇三

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

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

案張稷見一百四十一卷十一葉表稷一環已下五字安移在彼

益光傳當作益宗傳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

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

牧鍾山王使疏及行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

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

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壞之

弟也張環時為光祿大夫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

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

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為獸勝好呼到翻陳讀曰陣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

鎧胄具裝飾以孔翠孔翠孔雀翡翠也鎧苦亥翻晝眠夜起一如

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建今

弩幾中之幾居依翻中竹仲翻始東昏與左

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

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調徒鈞翻及

大桁之敗眾情兇懼兇凶勇翻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

閉城不復出兵復扶又翻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

出盪屢戰不捷塹七艷翻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

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取何為就我求物後

堂儲數百具榜榜比朗翻木片也啟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

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

屏必鄧翻金銀雕鏤雜物倍急于常衆皆怨怠不為致力

外圍既外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

說東昏曰鏤虛侯翻為于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空

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

蕭衍衍斷金以報之鏡所以照物獻鏡者欲衍照其

斷金故衍取以為報斷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

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

稷造膝定計造七到翻造至也對席而坐兩下促席

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後閣舍人蓋江

後閣者也按後閣舍人常在宮中觀徐龍駒事可見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

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豐

之右衛軍人為東昏所委任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

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

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東昏時稷召尚書右

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

裹東昏首黃綃施油可以禦雨謂之黃油以黃油遣

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考異曰南史王亮傳

王寶暉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

何不諮問按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弑

東昏豈敢復議立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錐弊何可

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按奴禾翻兩手相切偽悶

不署名行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

之子也王瑩蕭衍引為相國左長史王僧虔齊初位登合司衍與范雲有舊與

雲同遊竟陵西邸見一百卽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

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問道送款朝直

間古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

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論語孔子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城中出者或被劫剥揚公

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

由公則營焉被皮義翻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

庫及圖籍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

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

一人皆屬吏陳讀曰陣茹音如恒初海陵王之廢

也事見一百三十九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

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

侯涪音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

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

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不待西臺詔命

令高自署置蕭衍之心路人所知也豈必待范雲沈

約發其端哉武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

元興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

王更工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

南史梁武帝紀一作南史梁武帝紀一此從梁書紀一此從陳字注在

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

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濫原南史作源前

源謂日前興事之源也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

科條咸從原例原赦也守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

昏時諸諍訟失理諍讀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

加訊辯依事議奏訊問也王制三訊然後制刑辯別

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瘞一潘妃有

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

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

珍等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嬖甲以宮女二千分資將

士賚洛代翻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

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琕部衍使其故人

姚仲賓說之說輸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

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

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說式芮翻衍至新林仙琕猶於

江西日抄運船豫州治歷陽在大衍圍宮城州郡皆

遣使請降使疏吏翻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

昂顓之子也袁顓死於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曹魏

十三郎駕部其一也杜佑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

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

案江革已見一百卅六卷一葉背考城二字

南史袁昂
傳內作自
此取梁書

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
 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屈止莫
 不膝袒軍門膝袒謂膝行肉袒也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
 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
 默寧沮眾軍之威沮在呂翻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
 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從千容翻施式政
 身也復扶又翻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
 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薦璧謂銜璧而昂降也薦進也
 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傳映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
 各武康屬吳興郡 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

以明節

袁淑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司徒當寄託之

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

司徒謂昂父顛也顛死見

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

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

乘據上流

悛丑緣翻雍於用翻

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

取後悔及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

即謂淑顛也

天下須

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行旨昂亦不

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理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

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

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

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號戶刀翻仙理
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近其日暮仙理乃投弓曰諸
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
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理曰射鉤斬
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斷音仙理謝曰
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飼祥吏翻復
字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劉希祖既
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
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
兵皆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

臨湘羅二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吳立瀏陽縣亦屬
長沙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分益陽湘西羅及巴峽流
民立湘陰縣屬湘東郡隋改臨湘爲長沙縣潭州治
所也唐廢羅縣入湘陰屬岳州瀏陽今仍屬潭州瀏
音雷又 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
音柳

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數所前湘州鎮
軍鍾玄紹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鎮潛結士民數百人
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
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日詣坦問其故
坦久雷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
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服坐徂臥翻下於
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

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

僧粲等散走王丹為郡人所殺王丹先以南康應劉希祖劉希祖

亦舉郡降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

幾復其舊幾居依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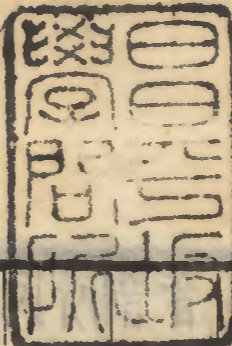
...

...

...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津藩石川之襲上井有恪同校



同校

